

諸子平議二十九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原道

樾謹按撫讀爲撫說文巾部撫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快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輒於六合高誘注曰輒覆也輒輒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

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子二十九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

遂兮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遂離騷經閨中既遠遂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竝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搖挾抱羊角而上

樾謹按此當作挾扶搖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

淮南內篇評議

多以挾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挾抱引展也故移挾字於下使挾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挾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挾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

子二十九

二

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按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樾謹按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靜

動容爲的作欲作皆則皆失其韵矣且上言動下言
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皆動也容即塔之假字亦
或作濟韓子楊雄篇曰動之濟之是也感而後動即
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皆則皆失其義矣
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
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爲容乎故知此與
禮記竝誤也說詳羣經平議

是故觀啄狗策號馬而欲效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樞譚按伊尹不問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

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

子三九

三

秋駕於其師即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

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鴽於

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樞譚按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

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雪鴽於時

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

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爲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

井蟲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

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俾如此高
注於次句曰言蟬蛻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
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
乎抑謂增字以是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
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
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
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
備矣梁張籍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
冰巨海即大海也
藏於不敗

子三九

四

樞譚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敗當從之即所謂百
姓是君就與不足也取與敗形似而誤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樞譚按文子常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

稟授而不益於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竝以

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

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

樞譚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

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

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又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注。」

憂悲者德之失也

樞謹按：上云「喜怒哀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即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即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子二十九

五

豈必處京臺章華

樞謹按：京臺即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字據文作疆，從疆得聲。與京聲相近。或作原，或作鰲，皆其同也。故強臺亦解京臺矣。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即強臺之明證。

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誘焉

樞謹按：高注曰：「恍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微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惕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

淮南內篇評議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乎。棟甫讀為說文音部，誦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上言誦然義正相輝。作誦者，段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舉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樞謹按：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為形植繁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樞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累為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為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斥以膠墾，是殖有膠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膠瘠也。蓋即從脂音殖取之義。

子二十九

六

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澆之險者，

樞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樞謹按：下兩皆字皆衍。文曰：「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

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範人之形而猶魯 俄頃

樞謹按：範即犯之，段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遁。」釋文曰：「範，國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犯犯古字。」

通也莊子太宗師簡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適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樾謹按美當作美隸書策字也史記五帝紀通曰推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英即大數也與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策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

子二十九

七

此乾坤之策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策而今正文策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

中徒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樾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竭

樾謹按高注曰竭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微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釣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謨曰鈞均也惟南休乎天鈞之文即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爲天鈞者是微高注之非矣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樾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持爲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姑謂臺當作臺古文渥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子二十九

八

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若能任持也然則臺簡即持簡猶靈臺即靈持矣

若周雲之龍從遼東彭澤而爲雨

樾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爲未安殆夫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爲雨即詩所謂朝暉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即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王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即可說此周雲之義

然仿作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樞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
文于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後人不得其義而臆改
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鑄鮮

樞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鑄今之金尊也鮮明好
也此說於鑄字之義未得鑄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
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
鑄鑄謂鮮當為鑄然鑄鮮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
鑄鮮非所施也今按鑄從專聲專猶敬也謂以金敬

子二十九

九

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鑄史記禮書注金薄
鑄龍鑄鑄曰鑄氏曰薄猶飾也薄即鑄之反字也鮮
讀為鳳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為
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
鑄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為華藻之形疏刻而
金飾之是為華藻鑄獻

不知耳目之宜而遊于精神之和

樞謹按宜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即淮南所
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

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

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真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樞謹按與乃等哀之哀上文自伏義氏而應數之以
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真漸以然

與其有說也不若向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樞謹按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向羊物之終始而條達
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樞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也又說山篇人
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湧也注曰

子二十九

沫雨雨潦上覆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
潦為正流潦即行潦也詩泂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
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
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為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
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
誤隸書泉字或作源楊君石門頌平阿源泥是也古
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源與沫相似因誤
為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說之
蓋謂是水巾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

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為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漣漣即說文泉部繫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為別本作流泉之證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

樾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窺字是觀為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

子二十九

士

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為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躍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溢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

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天化生者不死而化的者不化

樾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窺

樾謹按高注曰局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局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

局牛鼎之局長三尺小局腳鼎之局長二尺是局者

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肩橫木校

子二十九

士

輪開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局故以橫

局並言

蓋雖嚼腐而知不能平

樾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為上可望而知也為

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

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螽蟴螽指

而神不能濫高注曰濫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

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

未足為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

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擾人心

也直峰嶺之峻而產祿之慘也百撰人心不言

撰人禮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雖欲勿與其可得也

懋謹按國語晉語將與命焉楚語是無所與命也章

注竝曰與受也此言萬物之來與拔吾性擷取吾情

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與猶動用也於

辭意未合且與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天文

懋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

而或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為前歲之末

壬午

寅為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東

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

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尚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雨有位置有功

懋謹按既云有位置又何謂焉爾有位置之文殊不可通

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為文章書德字作德

與位相似故德誤為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簡

有德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為司馬西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

空中央為都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懋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

字為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當

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端證又揆度

篇云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戮其

鼓自言能治田上不能治田上者殺其身以戮其社

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刑以為門父故無敢殺能

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實為官都按司馬及治田

士即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即此五官之

一矣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壬午九

丙

懋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

紫宮不枉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

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

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懋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

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

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

天河非星也編考書傳無以天河為星名者今按天

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

天關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而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為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樞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至火勝故冬至至火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至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曰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曰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脫字當讀為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

子二十九

五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樞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

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二如六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樞謹按高注曰收歛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歛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歛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斂字之誤尙書

子二十九

六

洛誥篇乃惟孺子頌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攸是布攸即布頌猶言頌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頌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為衍字而刪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樞謹按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

南方曰巨風

地形

樞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為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礎謹按萬一千里言城之高則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零就有脫誤

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礎謹按門間四里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間九純義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爲開後人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礎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

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

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清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

子二十九

七

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夏曰寒澤文

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渚也清資也九

區也大夏也大夏也所謂八瀋也八澤也少海也元

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

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瀋八澤之雲是南九州今

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瀋與下不一律矣

高注大澤無通皆數名也本作無通數名也蓋無通

是數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數名未顯故必

注之以無通大澤傳寫誤例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

而以爲皆數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

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曰東方多水故從大

僻而曰海耳寶亦澤也故言亦也即此可見大澤與

少海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

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

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

故言亦也即此可見大澤與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

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礎謹按下文墟土人大沙土人剛息土人美耗土人

子二十九

大

醜大與剛對美與醜對剛與肥則不對矣肥當作肥

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即肥之俗體堅土人剛弱土人

肥正相對成義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

人柔柔亦肥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礎謹按高注曰蚯蚓之屬是也然蚯蚓之屬何慧之

有大慧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虛辨注曰蚯蚓

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

其人而末僕修頸

礎謹按高注曰末猶脊也然則末僕者謂其脊句僕

也末上不當有而字豈是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末
獲而後耳傳文引李云末上謂爾前也蓋訓末爲上
又以上爲爾故以末誤爲爾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
說文水部木上爲末故人亦以上爲末矣
故出弗其流合於濟

樾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
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海是汶水有
二一入濰一入海即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
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濰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
襟志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確指漢書地理志

子三九

九

曰泰山即萊蕪石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海今原
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
弗其二字疑即馬耳之誤弗與馬其與耳字形皆相
似

妄生海人

樾謹按下文又曰凡妄者生於庶人兩妄字皆朕字
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勝朕無朕韋昭曰朕威中
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朕說膚皮也然則
凡朕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
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以朕言猶鳥獸魚鱗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
傳寫誤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
妄矣管子修府篇有鴈字即寫字之誤墨子備城門
篇有鴈字即寫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蓋先誤穴爲肉
後人以從肉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鴈爲鱗與此
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客者生於庶人則與妄生
海人不相應即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妄
生海人妄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

樾謹按蛟龍乃鱗蟲非介蟲也不當兼言介上文羽

子三九

三

嘉生飛龍毛鱗生應龍下文介潭生先龍曰羽嘉曰
毛鱗曰介潭是羽毛介各有一字以配之使成二名
則此文鱗下亦當有一字傳寫脫去又涉下文介潭
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妄生海人妄下亦必
脫一字矣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

時則

樾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
孟春之月而雨水即爲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
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於
是改雨水不時爲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

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鼓太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早落

樾謹按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落此早字卽早字之誤

令滂人入材葦

樾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據月令卽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

子二十九

主

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爲掌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無義改榜爲滂而古義湮矣

大禘祭于公社

樾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祠字之誤也祠之與禘猶囑之與囑說文分禘祠爲二字非是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專鼎銘有割字釋爲割字然其文云用彫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爲祠其左旁乃周字蓋段周爲祠而右旁又作刀翁氏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方綱以爲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異也用禘眉壽萬年卽用禘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著金石不瑣譚月令大割祠之文甚爲無義以此鼎文證之疑本亦作彫眉壽者不識古文故誤以爲割字耳淮南作禘可證月令之誤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於此詳之

春行夏令泄

樾謹按下文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爲咎也管子幼官篇作春行夏政閏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

子二十九

主

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閏與奄通因脫閏字而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行夏令所致乎卽此可知其非矣

直而不爭

樾謹按爭讀爲紆係禮士喪禮鄭注曰紆屈也江沔之閒謂縶服繩索爲紆故此曰繩之爲度也直而不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

越謹按移之言通也說文走部通亥行也移亦有義
義禮記玉藻篇手足毋移正義曰移謂雁過搖動也
是其謂也匡輿通說文車部輶車反也考工記輪
雖敝不匡匡輿字不移匡言不衰曲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子二十九

三

諸子不議卷三十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

樾謹按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
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傳寔是也高注以
發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
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
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即此陽國之侯水經
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在矣

子三十

直偶於人形

樾謹按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
直偶與人同形則增出同字矣

觀九鑽一

樾謹按高注曰九謂九天一竅也此說迂曲九一皆
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
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
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
杯水一鈞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
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者多而所鑽者少

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
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

知不能論

樾謹按論者知也說山簡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
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訓爲知蓋以正文已有知字故
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爲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
知也說文心部倫欲知之貌論與倫通下文曰心意
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
陽同氣相動也

子三十

二

樾謹按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
上猶初也此說殊失其義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釋
文曰太極天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
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即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
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爲天地始形之
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樾謹按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衍乃字本作其失之
未始非得之也故高注曰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

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為說耳文子精神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鞭

機謹按鞭當讀為繩說文糸部縱交系也段氏玉裁曰謂以繩二股交辭之也交絲為辨交泉為繩此云左右若繩言如繩之交辭也左右若繩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木字讀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子三十

三

機謹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蠅導在於前是說正文後舟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蠅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羣臣準上意而懷富

機謹按高注曰羣臣懷富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然懷富二字甚為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富乃懷富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改懷其典當也

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惟上意而懷富是其明證微不聽其樂

機謹按高注曰樂崩改不復聽田獵之樂是此樂字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字之誤家語本命篇効匹人之聽王注曰聽宜為德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即不得其樂言雖田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喪不盡其哀文義一律後人不知德為得之假字遂臆改為聽耳相據於道審首於路

機謹按高注曰審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

子三十

四

耳此設極為迂曲淮南原文本作奮於首路首猶繆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繆也是其義也相據於道審於首路言不得已自奮勉而尋路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罪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

潦水不泚澌澌極望旬月不雨則澗而枯澤受澌而無源者

機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澗而枯澤者澗如枯澤也此言潦水雖澌澌極望旬月不雨則澗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澌而無源也與上

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正相對
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晦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精神

樞謹按惟乃惛字之誤隸書惛字或作聖故怪與惟
相似而誤也惛像即惛象也文選思元賦賦惛惛
浦以罔象兮亦作象罔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罔
得之是也罔象乃變韻字與下文瀟濛鴻洞律皆
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
乃高注訓惟為惛則其誤久矣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子三十

五

樞謹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為據
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
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顯天西南
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即此九解矣
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
為九也

人之耳目能久聽勞而不息乎

樞謹按案當為聽動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動
而言之則勞亦動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為
有勳勞於天下言有勳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

動亦勞也此文曰為能久聽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
勞而不息也文下九守篇作何能久聽而不息蓋由
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
內而不見也

樞謹按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
或得之於形骸之內也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
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
一切經音義一引衛宏古文官書曰得得二字同體
身與守相似故誤為守耳

子三十

六

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樞謹按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
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
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成義矣高注曰無以
生為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長得
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既倒之正文而改之耳
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

樞謹按文子九守篇作以千生為一化當從之言生
之數雖有千而以為一也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物為
一方兩文相儷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

以死生爲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

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

樞謹按是故真人之所游本作是真人之游也乃結

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

真人之游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呬呼吸吐故

納新能經鳥伸身浴蟻躍鵬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

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真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

故真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真人之道矣其謬

殊甚不可不正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

子三十

七

樞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

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

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爲長高注曰充實

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於頂膈下迫頤

兩脾在上燭發指大顛齒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

以我爲此拘拘邪

樞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

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

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

以子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眉
高於頂齒發指大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
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輿有病子來有病兩文蓋與今
本互易故以偃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
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樸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
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爲是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
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
莊子

行快而便於物本經

樞謹按使當爲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

子三十

八

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矣說文水部決行流

也是決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

云行決而便於物決亦行也

元元至陽而運照

樞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

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陽而運照

注文本日元天也光氣也似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

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

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

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積榛穢聚圻畝

樾謹按高注曰茂草曰積本聚曰榛積之於疆畝此注殊失其義積者穀草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積孫炎曰積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楊雄傳注曰榛穢穢貌是也積榛穢聚圻畝皆三字爲句言榛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圻畝也下云芟野萊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山之重積榛穢故芟野萊聚圻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其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子三十

九

樾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

樾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本菱字作菱言像橦橦題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上凌於曲阿也後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因下句言菱荷遂改菱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故聖人者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儉游

樾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山近而知遠以萬殊爲一同句氣蒸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於天地與一世而儉游今本而字虛其後者誤補於遠字之下遠誤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爲文今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刪蒸字皆非其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蒸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山近以知遠即由近而知遠也以萬里爲一同即以萬殊爲一同也彼云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樾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初總俗作

子三十

十

惣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九嬰大風

樾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一曰鴛鴦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鴛鴦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注曰鴛鴦青丘之澤繳進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繳進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也

堯乃使羿誅豷豷於鳴條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歟
大風於青丘之澤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鳴條之野野本作澤青丘之澤
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爲證然劉孝標辨
命論曰豷豷窮於華野華野者鳴條之野也若本作
鳴華之澤則不曰華澤而曰華野乎然則古本自作
鳴華之野青丘之澤類書所引殆未足據
燎焚天下之財

樾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燎聚古人
書聚字或作聚漢書古今人表聚子師古注曰聚聚

子三十

主

字也俗書焚字作然兩形相似而誤聚誤爲焚自然
改燎爲然然字音讀與燎取也聚與取古字通周易
萃彖傳聚以正主然文曰聚句作取漢書五行志內
取姦爲禽離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並其證也
燎聚即燎取謂燎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樾謹按詩秦崑崙原既平毛傳曰土治曰平此平
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

抑波怒瀾以揚激波

樾謹按高注曰滅怒水也滅既爲怒水何以又云怒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瀾乎高說非也或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其波也
莊子天下篇其風竄然郭注曰逆風所飭之聲水逆
謂之滅猶風逆謂之飭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則禽獸
跳矣

樾謹按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
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經憾矣文義一律
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簫干戚羽旄
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向未有干戚羽旄之
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踉無

子三十

主

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歌
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尚非所論於此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

主斷

樾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所
扶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鄙人無所害其鋒

樾謹按書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
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
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
所容其鋒即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

淮南所本也

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裂木石而罪巧拙者

樞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

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

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爲工是也不罪

木石而罪工拙工即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

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

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樞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勛也勛字之義視權

子三十

主

字爲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勛而爲之也高注

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

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樞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

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即承上文而言說

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道也後人不達聖字

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雖通故臆改爲任字不知任

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

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盡於軍

淮南內篇評議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樞謹按此下當有言者云云而今闕之下文云爲智

者務於巧詐者務於愚昧以智勇並舉是其

誤也

不隨南畝

樞謹按簡務篇隨山聚木注曰隨而也不隨南畝者

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簡字之誤非

大義不印

樞按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故高注

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

即本諸此

子三十

齒

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

樞謹按此本作以爲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爲社稷

而非自以爲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

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樞謹按設賞者當當賞也十字疑衍下文法定之

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

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

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

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爲罰當

罰與下句不允對乎

夫寸生於稊稊生於目目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

樞謹按王氏引之以標爲標字之誤標與秒同其說是也相標生於目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稊標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目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樞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因

子三十

主

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于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軀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樞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離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握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尚未盡得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軀招其末之下更無七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離字之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離以北宮子司馬蒯賁不可使應敵因

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樞謹按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復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卒歲之收而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

處靜持中

樞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

子三十

去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樞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長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長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卽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

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樞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眾愚人之所備

者寡車之可權者多恩人之所權者少此惡者之所
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
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是其
證也單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眾
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
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眾字於句末轉爲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樞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
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
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

子三十

主

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
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
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
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
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爲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
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
上令卽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爲正與非上使不
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繩乎
惟恐失仁義

樞謹按文字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懷此文懷字
亦懷字之誤懷卽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
之爲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
凡行藏情雖遇無惡不載其情雖忠來惡

樞謹按高注曰載心所感也此未得藏字之義藏當
讀爲載釋名釋姿容曰載載也載之於頭也是藏載
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
文載之當爲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
與此載字同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子三十

太

樞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爲能不能
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爲衍字然力優而克
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
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惡及當作以皆以形似而
誤惡者惠之古文與德字通及者服之本字也古書
服字每作及而傳寫多誤爲及尙書呂刑篇何度非
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茲及字之誤說詳
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惡不能及也高注於
上文注曰力能般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
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卽本正文因惡誤作克及誤作

及遂移注於上文又竄入克猶能也四字爲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樾謹按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音義當讀爲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淑貞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並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

子三十

九

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爲見少以儀爲見而此又段議爲之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

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樾謹按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耳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所載弓與劍皆有上制中制下制是也知上制如干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樾謹按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必并爲一談則皆失之矣

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樾謹按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庸通莊子肱儀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爲用故容亦爲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明有不害也

子三十

十

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即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泣沾纓

樾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其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薪歔噓涕泣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泣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鉞而無刃

齊俗

樾謹按文字道原篇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鉢字曰楚人謂刃頗為鉢是鉢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煖當為緩緩者緩之段字也說文糸部緩猶無文國語晉語曰乘緩不舉韋注曰緩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緩故曰其衣緩而無文正與其兵鉢而無刃同義緩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讀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緩也後人不知緩為緩之段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

子三十

三

山處者木

樾謹按木乃采之壞字謂采獲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字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材篇漁者走淵水者走山木亦當為采

涕之出於目

樾謹按莊氏達吉曰太平御覽引此目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齋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涕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

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徒裸之國

樾謹按廣雅釋詁徒袒也徒裸猶袒裸徒與袒一聲之轉呂氏春秋吳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袒也袒與袒同

絹以綺縠

樾謹按絹當為霜漢書司馬相如傳蜀要裘師古注曰霜謂羅縠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霜以綺縠謂以綺縠縠之作絹者省不從岡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縠殆由不得其義

子三十

三

而應改也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樾謹按兩得字皆當為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為得是其例也文字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跌社宮壁

樾謹按跌社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跌社至平公衣社中宮壁疑本作跌社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社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樾謹按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

樾謹按或人卽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諸子平議卷三十

子三十

重

諸子平議卷三十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三

可以窺可以明

樾謹按竊讀爲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韎幽衡鄭注曰幽讀爲勑竊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樾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論篇均作若以石投水

子三十一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樾謹按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爲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性辭篇先生皆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爲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卽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爲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顒何以云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爲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

颶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淮南內篇評議

樾謹按颶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颶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颶風暴雨亦不須臾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颶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猶是也之歌者卽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稷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子三十二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

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
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肅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

樞謹按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
則必在道塗之間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
也

爭者人之所本也

樞謹按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
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故作棄

子三十一

二

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先
爲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
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
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子也

樞謹按此本作嗟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
篇作嗟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
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樞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善謀中子

且恭儉而知時若此句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律
矣蓋涉上文與之競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樞謹按高注曰三玉爲一工也五貝爲一朋也然三
玉爲一工它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珪注本作二玉
爲一珪也說文珪部二玉相合爲一珪是也莊十八
年左傳賜玉五穀倍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
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
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穀杜預韋昭郭
璞注並以雙玉說之穀卽珪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

子三十一

四

以珪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珪字闕壞而爲珪後人
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玉爲三玉以別異於珪耳至
朋之訓五貝本詩詩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
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爲
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
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
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
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語古者實以二貝爲一
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施率鼎卦集解引崔憬曰雙
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

朋貝以兩爲朋猶以兩爲朋也此云元玉百珪大貝百朋珪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珪者玉一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一百也其數正相當矣

是以犯敵能威
樾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爲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爲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屋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極治悖若有喪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極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

子三十一

五

極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也其實極治卽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極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向心不怠卽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之誤駕之段字也意者怡之段字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樾謹按管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

春秋

棄劍而已

樾謹按己乃人之己己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作棄劍而全己

孔子問之曰夫善戰者肉朽骨棄劍者依非之謂乎

樾謹按戰當作戰釋之誤也談下脫不以二字呂氏春秋正作夫善戰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樾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

子三十一

六

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筦子操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卽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掖以爲正卽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後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

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樾謹按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

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簪而藏之木

樾謹按高注曰簪被髮也木簪爲冠也知天文者冠
驚王氏引之以木爲冠字之誤此卽鶡字也引匡謬
正俗鶡字音事亦有術符禁氏獨斷謂爲術氏冠爲
證其說洵痛不可易矣惟未說簪字之義簪當爲簪
簪者兜鍪也說文兜部兜兜鍪首鍪也從省言之則
止曰簪池論篇古者有簪而絕頰高注曰簪頭首兜
鑿帽是也去其簪而藏之此謂去其首鍪而藏之鶡
鳥之冠正與解其紒而帶之旁文義一律作簪者段
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
矣

子三十一

七

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樾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
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
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闕殷人
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曰闇昏時也陽讀
爲日兩日陽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
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

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
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香潔夏正郊天然則此
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爲暗切非廟祭何例室中
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闇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
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卽是祭以朝朝者日出
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闇而畢
故曰以朝及闇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闇二字者意在
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闇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
有取於闇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闇耳檀弓篇止言大
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闇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
氏誤以朝爲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
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子三十一

八

有奉持於文王祠祠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樾謹按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
能勝之恐失之懼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
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
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
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昔人醢丁廬商樾女重

樾謹按重本作重大戴記王言篇民被工璞商怨女

據卽淮南所本也蓋與慎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樾謹按下文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樾謹按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

子三十一

九

之所以存者道德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卽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樾謹按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卽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當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

服更習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彭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禦之

樾謹按高解相與禦之句曰四子楚大夫纂晉收恭王夫上文並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卽云相與禦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

玉工眩王之似碧虛者

子三十一

十

樾謹按上云劍工藏劍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劍之名則碧虛亦必是美玉之地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閭主亂於姦臣小人之姦君子者然則莫邪碧虛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虛或云砥硃失之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

樾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劍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與兒易牙

澠之水合者當一冷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
與此文正一律

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樞謹按議當爲攘詮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
壞也高注曰攘即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

樞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貪無用即不
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
急求名者必倒

子三十一

十

樞謹按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平
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
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爲未必不亂爲行未
必無非也一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
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尙未牢固說之其義
轉迂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樞謹按常與尙通史記術術傳尙尙盛漢書尙作常
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並
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
爲也

樞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
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
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
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

樞謹按全字無義乃全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予之
聖書章注曰聖書聖封書也此聖封二字之證時則
篇曰固封聖封聖與聖封同五音集韻曰聖俗作金

子三十一

主

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爲全矣汜論篇盜管金尚注曰
金印封所以爲信金亦聖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記
志彼聖誤爲金此聖誤爲全其誤正同
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
王也

樞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離其資楊
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資與寶形似而誤
一身之身既數變矣

樞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汜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
變者所以應時矣又義與此同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樞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
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留於體聽之不
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
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
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人不知彼文
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
口此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
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

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

子三十一

七

樞謹按先字衍文先即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
德篇正作不爲物倡無先字

智達於事

樞謹按達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
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達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
文曰劇木作達

不能爲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

樞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
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
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

其旨矣

行成獸止成文

樞謹按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而爲之說非也獸
疑獸字之誤隸書獸或作獸見桐柏廟碑形與獸似
故獸或誤爲獸則它庖人職賓客之禽獸注曰獸古
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獸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
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獸止成文者
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獸則
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饒

子三十一

七

樞謹按王氏念孫以本爲字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謂
之言和也今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謂當作綱玉
篇多部綱丁亥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
綱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
篇綱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爾也

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樞謹按文子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
當從之此中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
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故不得不中絕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中絕言聖人勃然而起夷

險除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

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

夫畜池魚者必去獭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主術篇夫獭獺緣耳一目而至千里然其使

之博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狼契王氏引

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獫犬屬也玉篇

契公八切獫犬也契與契通犬能博兔而馬不能故

曰不如狼契說見讀書錄志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

子三十一

圭

狼亦當作狼契蓋獭獺能食魚狼契能博獸故獭獺

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狼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狼

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夫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獺

與契為韻若作豺狼則於韻亦不可協矣蓋由後人

習聞豺狼罕聞狼契故率意更改皆非其舊

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

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兩以字文子上義篇同

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樾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山衛

誤作衛因改為帥耳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口

樾謹按相支以口甚為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

前當從之交與支形近而誤交誤為支因改於前為

以口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樾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

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不可言若是朕

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

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猶城以訂正

子三十一

圭

察行陳解順之數

樾謹按解順當為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

也解續猶言分台下文曰出入解續是其證

博則能禽缺

樾謹按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後則

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搏字之誤也

說文手部搏搏也故與缺相對為文太元中次六曰

月隔其搏月之有闕有搏即此文搏缺對文之證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

知天下之寒暑

樾謹按於字衍文也虛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處虛次舍是處與田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而不處所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卽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典疑如冬

樾謹按高注曰典常疑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

子三十一

七

爲順典之典考工記轉人是故轉欲順典鄭注曰順典堅刃貌然則典疑猶堅疑也與上句湫鬱如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樾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並通廣雅

釋詁井同也併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鬼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

說曲

樾謹按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鬼曰二字此乃鬼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鬼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鬼反顧竟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

曰爾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鬼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鬼而非鬼乎

劉鵬能言而不可使長

樾謹按蘇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竝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效令也

獸不可以虛氣召也

樾謹按氣當作器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肅然釋文曰

子三十一

六

向本作器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通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爲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保者不敢畜孽狗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孽狗恐其齧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樞譚按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
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
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
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
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即准
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
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
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
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

子三十一

九

見卯而求辰夜

樞譚按辰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
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
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
辰夜即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卯而求時夜
蓋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瞻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樞譚按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
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
以暑與序爲酌此以暑與莫爲酌今刪暑字則失其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酌矣上文曰嘗一簞肉知一饑之味略刺腹炭而知
燥溼之氣味氣爲酌則此文亦必有酌可知當據兵
略篇補

孫叔敖制冠冠衣

樞譚按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冠衣
對文

祭之日而言狗生

樞譚按生當作胜說文內部胜犬膏臭也狗胜猶言
狗臭

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子三十一

辛

樞譚按藥當讀爲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每
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
毛用段字韓用止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
申堅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總奇命賦

淮南內篇四

曹氏之裂布

說林
樾謹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開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曹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

子三十二

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禮廣雅釋器曰禮褻也玉篇巾部曰褻褻也禮卽褻之異文又衣部曰褻小兒衣也然則褻者疑是小兒承藉繭屨之布故亦謂之褻褻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蘇小兒大藉也卽其類也禮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褻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含之意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各丘
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所生也哀與依古聲

淮南內篇評議

同此作哀者卽依之段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闢

樾謹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斲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闢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闢卽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蠶絲蠶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蠶絲蠶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則之段字廣雅釋詁則裂也大庖不則謂不自剖裂與不斲不闢一

子三十二

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勳者車鳴也

樾謹按高注曰任者聲也詩曰我任我輦此說失之桑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輦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輦爲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卽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輞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輞之長以其一爲之剛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剛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輞也衡

任者軸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隧深四尺四寸軸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轡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之義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櫟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捻竅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

子三二

三

爲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蹶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即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被舉其人以實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互氏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蟻狄之捷來乍

櫟謹按高注訓乍爲暫然而以疾驟取之申明其義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此曲說也乍與作通音讀爲斯爾雅釋器魚曰斷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卽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斷欲也欲乃所之俗字所者擊也蟻狄之捷來斯謂見所擊也初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曰蟻狄之捷來櫟高注曰擗刺也刺擊義亦相近

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素豈能致千里哉

櫟謹按文子上德篇作穀虛而中立是此文穀下脫虛而中三字一幅文子作一軸亦當從之蓋一軸在

子三二

四

穀中三十輻在穀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輻皆素卽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櫟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櫟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眾所見故獲提提安也干氏念孫謂的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

的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
禮篇獲者坐而獲鄉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
射中爲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用
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亦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以故
字作以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
形亦相似因誤得爲故誤失爲先耳之與矣三字衍
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
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耳文

子三二

五

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
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

得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
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

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爲韵非有脫誤文選
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眾生行於霜有
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眾人行
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

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
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
矣

寅正無整泉原不溥

樾謹按寅正謂大丘也方言寅大也廣雅釋詁同寅
卽寅之假字言正雖大而無整則泉原不溥也下文
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正必言
其大矣高注以爲汙潦水名非是

珍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珍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

子三二

六

疑當作珍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
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矯若命爲誕以存國然隨
牛未知何人據人閒篇注曰塞他弦高之黨未聞其
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卽謂漢初之隨何也生
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
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爲隨生乃漢時
常語也隨何爲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
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

行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卽隨何利生之證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入開

樾謹按總一筭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

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筭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

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例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疔也二

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疔部疔痼也人有

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疔其從矢之疾

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段疾爲疔疾行而疔

子三十一

七

廢矣疔且外卽疾且外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

氏春秋異寶篇竝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

疔古今字耳因疔且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

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樾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

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後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

世不奪也奪字卽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

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爲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

存其後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
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問陽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

失讀爲逸是其證也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杜注曰逸

逃也陽虎逸卽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樾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

卽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

虞之與魏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魏朝亡而虞夕從之

子三十一

八

矣

樾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

秋權勳篇曰夫魏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

魏也若假之道則魏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卽淮南所

本魏不亡恃虞虞不亡恃魏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

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魏之勢是

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魏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

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饗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竝

作此吉祥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樞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為義也班固通賦北虜頗識其倚伏即明此事而云北虜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虜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兩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虜之義豈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虜之後福李賢

子三十一

九

注曰北虜塞上虜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其而執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竝作北塞上之人則為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移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

義行也

樞謹按調當為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

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字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樞謹按愈當為偷古偷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偷釋文云偷音偷是其證也偷利即偷利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府無復

至其日之夜

樞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

子三十二

十

侯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侯

樞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侯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侯也晉國之武即晉國之士淮南一書通謂士為武

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廷中而穢簡公於朝

樞謹按及乃殺字之誤殺宰子穢簡公君臣異辭其賈一也下文曰廷殺宰子是其明證

邱公作難

樞謹按邱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邱公乃邱氏之誤上文云邱氏介其難是其明證也今作邱公者涉下文

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過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氏乃議刪公字失之矣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擊字之誤爾雅釋詁擊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仰有盡義

袁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樾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憤字之誤周易繫辭

子羊二

士

傳夫坤順然示人簡矣虞注曰隤安也馬注曰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噴然此誤噴爲憤猶彼誤噴爲憤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貴從貴之字往往相亂詳見讀書雜誌

武王蔭囑人於樾下

樾謹按注曰樾下眾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竊曰當此之時得蔭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樾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藏學術資訊網

之異樾爾雅俗道應證言兵略人閒泰族要略八篇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端證故不別言之

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樾謹按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服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買公事也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譌入服矣楊注曰服本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之段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羊二

士

禹沐浴濡雨撫扶風

筋務

樾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即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疾見附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柳疾風即淮南所本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樾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

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谷因誤爲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揚律注並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蓋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麻屨跣足跋涉谷行夫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峭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爲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爲吳軍所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麻履潛行是其義也

子三十一

三

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

樞謹按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文子精誠篇正足故在所以感之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樞謹按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爲不然則淮南自爲破之之說

使未嘗鼓瑟者

樞謹按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瑟此與相應不容異文

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服日之故

樞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懈惰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荀子脩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卽淮南所本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樞謹按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人據文子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彊立功

子三十二

四

可彊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樞謹按治字衍文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樞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夢冒勃蘇曰吾被堅

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齊諸侯是其明證

琴或撥刺柱挽關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樾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也廟堂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向上爭鼓之尙與上通尙士卽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劍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劍或絕側室文蓋缺卷鉅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

于三十一

圭

貴人爭帶之也內段尙爲上而尙上二字誤合爲室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蔡邕之生熨熨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樾棟

樾謹按高注曰樾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並當作廡漢書食貨志注曰廡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廡爲屋以爲廡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鄙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廡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并廡字而亦誤從木作樾樾者柱上析也若果是樾字何

得以屋訓之本經標棟樾高注曰樾柱上析卽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析之義何以於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日加數寸言其長也屋棟之本必取其長若樾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於日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

案旅

樾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聲涉上文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請師曠聲然又稱曰孔注曰聲然自嚴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

于三十二

六

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聲然之誤能廣爲而

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

樾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樾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之文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得焉誤

目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擬亦當有抱地氣三字
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巢枝穴藏

樞謹按枝乃枝字之誤巢枝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
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曰高置立枝棚曰枝閣即
此枝字之義巢高故言枝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處家

樞謹按故立當從支子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
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
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子三三

七

故勇者可令進闕而不可令持半重者可令虛固而不
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
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廢變五者
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樞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
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
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
而言亦當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漢人
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闕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
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
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
令應變十二字淺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
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
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樞謹按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孰破道兩道字
適相連寫者止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蓋以識之而
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
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一小畫而

子三三

六

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
作道小必不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
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樞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
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情誠篇
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
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即可以正淮南子矣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
樞謹按興字衍文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觀世稿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與字

乘衰而流

樞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第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衰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

樞謹按既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爲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

子三二

克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刳喉

樞謹按刳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刳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樞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副

樞謹按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爲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卽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足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爲相率致勇而爲之寇然百姓却敵初非爲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

樞謹按繫戾當爲繫戾主衛篇訓得其玄無所繫戾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較之段字說見荀子脩身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子三二

平

樞謹按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繆而不

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樞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

蒙又況二字爲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

加哉字使自爲句而文義囁絕矣

根深則本固

樾謹按根即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未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爲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基美則上謂一律說文本部曰木上曰未然則未即木之上也木同上謂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不向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樾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

子三十一

圭

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

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竝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繫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樾謹按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

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是其證

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

要略

樾謹按爲字涉下句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而衍本作

懼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

未也一律衍一爲字則文不成義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樾謹按明當讀爲基宣二年左傳楚人基之杜注曰基教也又選西京賦人基之謀薛綜注曰基教也是基與教同義故曰以時教基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樾謹按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未得其義壇當讀爲壇說文文部壇一曰傳也精神篇以不同形相壇也高注曰壇傳也終始之壇即終始之傳作壇者假字也

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樾謹按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

子三十一

圭

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酎久白酒然則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禮部引此白作甘蓋因已倒爲酒白故應改爲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安未足據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諸子平議卷十六

總論命體

列子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的息者形也天福

總謹按謂當作爲古書謂爲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文云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故此云爲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正得其義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總謹按上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子十六

因涉上文一變七變而誤爲九變則於詞贅矣

願裕食醯醢生乎食醯醢食醯醢生乎九獻

總謹按願裕食醯醢食醯醢八字皆衍文莊子至樂篇止作願裕生乎食醯醢生乎九獻無此八字

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或於數也

總謹按畫者止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注曰畫止也畫其終者止之使不終也上文云生者理之必終

者也然則生固不可得而常終固不可得而止矣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故曰或也張注曰畫亡也疑本作畫止也以形似而誤呂氏春秋本味篇道者亡彼在

己今誤作止彼在己與此正可互證殷敬順釋文曰畫一作畫此乃字誤周氏文昭羣書拾補謂張本作畫注云畫亡也非是

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總謹按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住一反故云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文云言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而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語意大背矣淺人見下兩言安知句末並用乎字而此是矣字疑其不屬遂妄刪安字不知矣猶乎也語有輕重耳古書多以矣字代乎字說詳王氏經傳釋

子十六

詞

食不知所以

總謹按莊子知北遊篇作食不知所味

役其先居之財

總謹按居猶蓄也謂其先所蓄積之財也論語公冶

長篇臧文仲居祭皇侃義疏曰居猶畜也是其義

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

總謹按載亦成也尙書皋陶謨篇及廣載歌曰攸傳

載成也是其義

養正命黃帝